書名	後漢書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色背	
卷數	二十六至二十七
葉數	伍拾陸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陸寸玖分廣壹尺壹寸肆分
邊口名	左右雙綫白口魚尾標書名卷數下標葉數抵闌標刊工姓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此冊二十六卷補版不過六七葉至二十七卷則原版不過六七葉成反比例徵敬抱冗弘竟讓鏡慎均缺筆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

檢查者 史錫永

覆查者

列傳卷第十六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憙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

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大傅別自名學 爲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 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內爲後隊 吏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若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今民皆飢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 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 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 幹主也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

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矦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矦倡紂爲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完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三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元元邊外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之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

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
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
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
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
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
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
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
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
為憂念帝覽其奏嘉不親征時賊徐異卿

等異卿即樊
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
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
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
顛沛猶儻仆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
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
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
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

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矦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爲後隊謂湛爲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目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髭鬚反後音胡豆反古者選擢諸矦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翼戴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子則有先後先音先見方回首仰望京師杜石之旦宜居

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尚書太傅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

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相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爲八卷見行於今 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宇嗣尚相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關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 三王見聖公傳 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

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爲古）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椽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冗豫未決（冗音以今反）隆曉辟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

逐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僞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衞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衞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髮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爲郎中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

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
穀梁春秋爲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王莽初
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
湖而亡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王莽
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庶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糾案執位者
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工莽
改臨淮郡爲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

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庶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轂當
道而卧皆曰願乞庶君復留暮年民至乃
戒乳婦勿得舉子庶君當去必不能全使
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
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
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
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録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

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爲故事）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嗯頞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拍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嬰音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
歆厭音一葉反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後
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玉況玉音肅 魏
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
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
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
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
少而温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
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
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
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栒音恂 所得
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産以清行致稱徙
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

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浹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爲疏達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

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閒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爲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隳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

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
慼悼恒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
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誅也敏疾也戎
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
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絜焉詩國風曰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蛇退食減膳
也言卿大夫已下皆衣羔羊之裘縫以素絲白減膳
食從於公事行委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亦有
名迹枚同郡韋著扶風法眞稱爲知人則
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
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
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
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
謂德禮小數
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
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
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
也根猶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
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爲得也宋弘止繫

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閒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察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 繩墨謂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 賈誼曰釋斤斧

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也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

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曰三輔閒謂屋梁爲極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衮畫爲龍龍首衮衮然故言衮龍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旬月而茂徵爲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

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
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
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
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
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袞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背冕以木爲之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
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
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
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
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憖惜賜車一乘錢四
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
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
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
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
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爲黎陽令乃爲子伉娶長妻伉
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筭術也初爲太

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
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
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
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
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
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
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
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
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埶豐薄不相

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
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録之司
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識議帝常
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流共工
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黄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
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
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

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
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
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
至今朱浮爲大司空坐瀆弄國恩免又爲陵轢同列帝衛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苦
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
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
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
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
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
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
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主曰使勤
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
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
賵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
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
平陽主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

平陽矦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
羽林右監勁爲平陽矦奉公主之祀奮弟
田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勁薨子卯嗣卯延光
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
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
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
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
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
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
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
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
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
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
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繭栗言小也禮緯曰天地之牲角繭栗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
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

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之駒故以熹比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劄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不慮有彊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亦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遣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

長者也即徵憙引見賜鞌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東觀記曰勑憙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憙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勢上許之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辟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辟悉降荊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娘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

惡止其身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羊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憙入爲太僕引見謂曰鄉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鄉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

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今憙典邊事思爲久長規規謀也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幷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憙至此請徙之令盡也三十年憙上言冥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憙重無序憙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

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
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
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
然永平元年封節鄉矦三年春坐考中山
相薛脩事不實免（脩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
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眞
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
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
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

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
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十人
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
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
正矦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
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
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
矦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
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士
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門徒數百人名
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鬱昌令司徒舉爲茂才也鬱昌縣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
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幷上
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憚憚之八年
代包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
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
數朝會每輒延見政事判析獄訟融經明
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
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見東觀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
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録
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
長子麟歸鄉里喪以其餘子幼弱勑太尉
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
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藥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衞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録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廟）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建初二年已

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子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姓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椎也鍛鍊猶成孰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治陶鑄鍛鍊使之成孰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

之後多以苛刻爲能（二帝光武明帝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亮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人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

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嘗夫捷急之對（嘗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嘗夫從傍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嘗夫爲上林令）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嘗夫喋喋利口不拜嘗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周勃木彊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

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子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戒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

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瞀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瞀音亡溝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相焉辟舉理劇爲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

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
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慕
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
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
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
勸著遂不就徵 敦猶逼也 靈帝即位中常侍曹
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
賢以爲名 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 白帝就家拜者
東海相 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彊四代孫 詔書逼切不得已

解巾之郡 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政任威刑爲受罰
者所奏坐論輸左校 左校署名屬將作也 又後妻憍恣
亂政以之失名音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
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亂安國
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爲平原大守霸爲淮平大尹 淮人孺慕徐寇
要降 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 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憙政多迹虔明理損牟公簡帝
身終上衮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六

列傳卷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　賢　注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擾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

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官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五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甖爲檐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謂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爲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

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嚴君焉嚴君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僞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東郡太守門卒謂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寢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君所居曰輅大也君所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本名郎中今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

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
光祿大夫代王冊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
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
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奧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

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冊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
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
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
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
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餽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憛嬾者恥不致冊皆兼
功自厲嬾與懶同音力瞿反邑聚相率以致殷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

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閉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爲設祖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

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其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一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

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潁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今上御名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

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
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
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
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
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

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
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
憚煩也 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
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
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
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忘
期體以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眞僞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

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專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舉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

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脩矜僞之誚斯不僞矣脩猶介也王冉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案袪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

雅過於敬見前書 林從諫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誦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襆奪衣服（襆解也音直紙反）拔刃向林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高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交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蓋伯夷叔

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今且從師交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闇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第成物故闇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剌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弔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

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下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令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社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閭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

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
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
死於首陽山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
志林雖拘於闇終不屈節建武六年第
成物故闇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
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
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行義
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
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
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

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
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
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下持馬
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
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
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
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社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
洽徧也言其所
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
古學宏字敬仲
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歆既遇之欣
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
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
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

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
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
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
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
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悉益重之於
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
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
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
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

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改卑易行禮
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
說諭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擾以興基由其祚詩曰
不忘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爲大司徒
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
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
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
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
夕湍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

則人畏法令令憲律輕簿故姦軌不勝左傳曰九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禁令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但免罪而已而無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漸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劾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譭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
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
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
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愼有
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
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
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
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恭字子然
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

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
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膠之言賢者之後宜
宰城邑其以喬爲冊水長冊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
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
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
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
曰不亡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

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軛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要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

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毋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士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毋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幷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大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字子盧沛國人初爲漁陽大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

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絝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
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晉國吳良
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
言雖老節志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
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
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
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

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誠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專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見前書今以良爲議郎求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也詔書讓

匡匡乃旬繫良上言吕信陽侯就倚恃外戚
千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
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
赦匡猶左轉良爲即丘長即丘縣名屬東
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
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
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贍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于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
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
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
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
肆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待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爲諸生拾
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既明
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
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

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

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東觀記曰兄仲爲縣游俠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

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

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謨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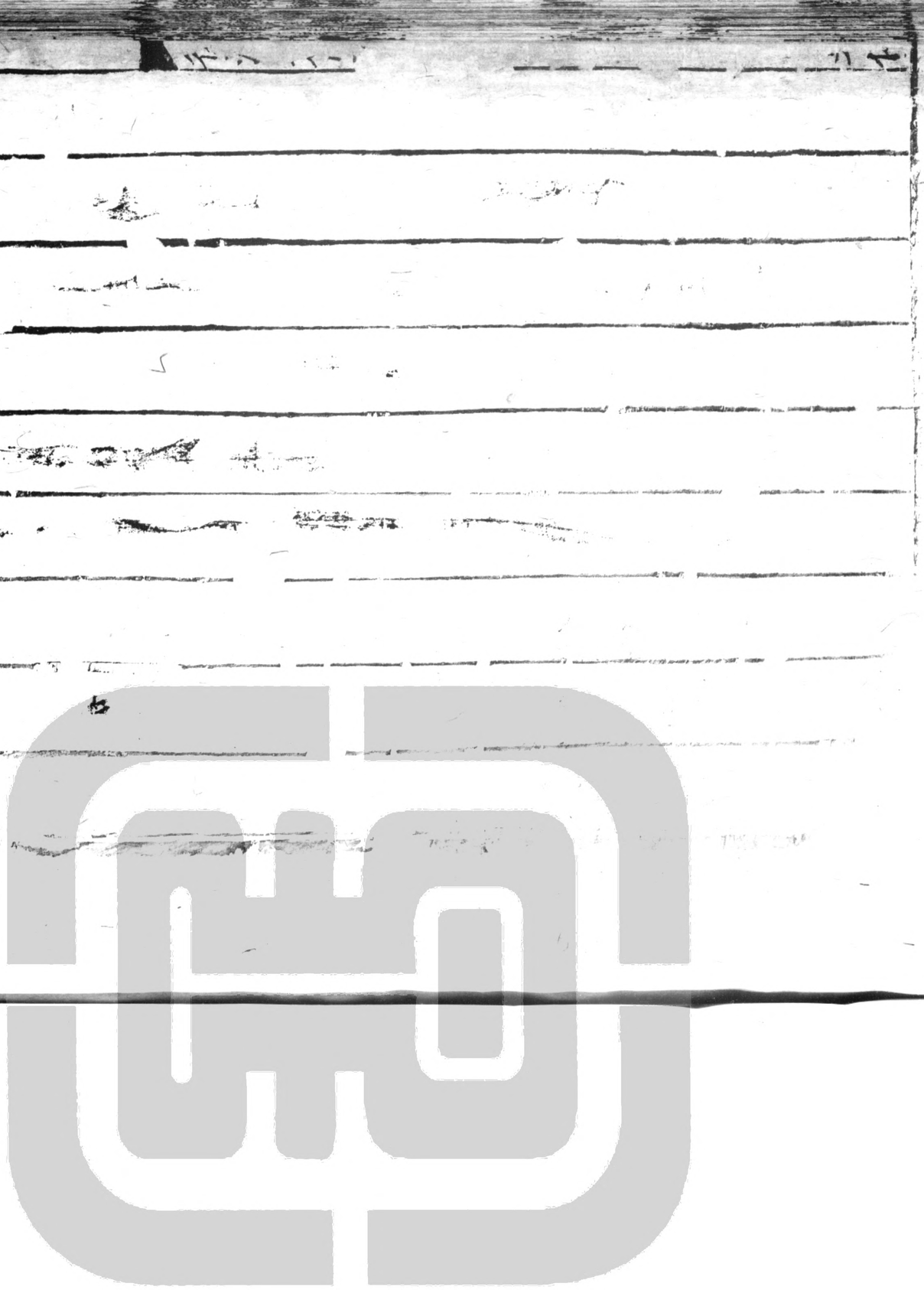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靡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宗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是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

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鳥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

平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
謙行車騎將軍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
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
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
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
功封郫侯（郫音盤眉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
爲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
忠侯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

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
餘人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與董卓至長安
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
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
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
溫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
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
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
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以成

千鈞之讎睚眥解見竇融傳三十斤爲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七